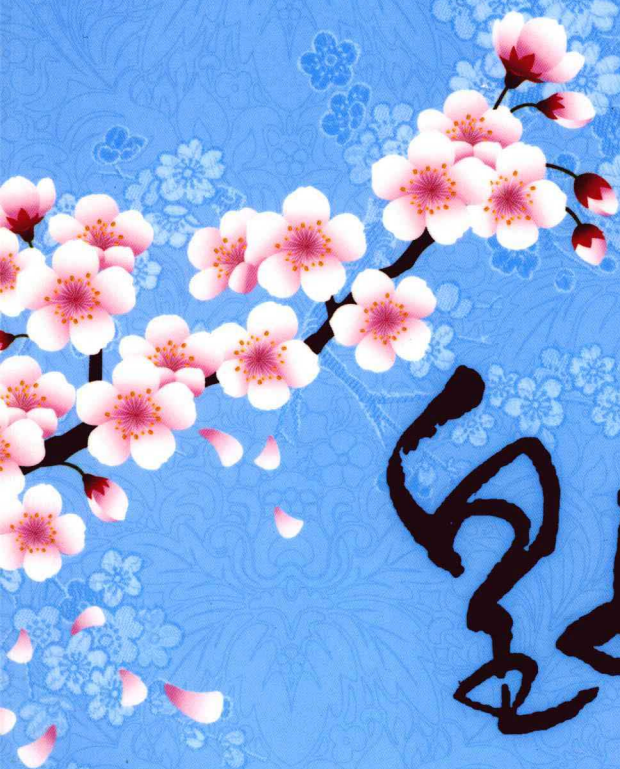


翩翩红袖



妃妃日记

下

落棋砂 著

HUANGFEI RIJI

爱来了，唯有相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甜美与满足
爱去了，唯有深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心碎与无力



珠海出版社



金日记

落棋砂 著

爱来了，唯有相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甜美与满足
爱去了，唯有深爱的人，能感受到那种心碎与无力

 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妃日记.下/落棋砂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9.10

(翩翩红袖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289-9

I. 皇... II. 落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9921 号

翩翩红袖 之 皇妃日记.下

主 编:陈 媛

作 者:落棋砂

责任编辑:潘杜鹃 曹力鹤

装帧设计:青华视觉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cs.net

E - mail: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88 字数:1100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53-0289-9

定 价:130.20 元(全五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第六章

问情之州·风之舞 1

第七章

神降之州·迷之姬 33

第八章

四神之州·光之恋 96

第九章

影印之岛·皇之陌 155

第十章

宿命之岛·血之阵 223

后 记 268

第六章 问情之州·风之舞

“二哥。”她正想挣开他的怀抱，却听见一个男声从院里传来。侧脸，便见到院里一个身着粉色长衫的男子在摆弄手臂上的膏药。

可当那粉衣男子瞥见炎煌司怀中的她时，眼里似是有些不屑：“怎么，这次又换了矮个型的？”

矮个型？她呆了一呆，是指她么？

她忽地想上去痛扁这男子一顿，她在现代可是标准的美女身高，这小子竟然敢嫌她矮，她还没说他呢，穿得一身粉红，一副gay的样子。

可是，偷偷比划了一下旁边的炎煌司，好吧，和他比起来，她是挺娇小的。

“什么换不换的，这可是你未来二嫂。”炎煌司替她出了恶气，手一伸，那粉衣男子的头上便挨了一记毛栗子。

听得这话，粉衣男子仿佛吞了鸡蛋一般张大了嘴，上下打量她后，哈哈大笑：“稀奇，真稀奇，我一向风流倜傥的蝴蝶二哥竟然终于要娶妻了，我还当你只是随便找个烟花女子来气爹爹呢。”

“你还说。”炎煌司毫不吝啬地又赏了他一记，低头深情地看向夜汐，眼里温柔似水，“我只是突然觉得，有这么个淘气娇妻在家等着，是种很不错的感觉呢。”

他的话，究竟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？

而她，不会忘记方才他那骇人的冷漠。

“你又肉麻了……”她想推开他，却发现他竟丝毫不肯妥协。

“我就不知道女人有什么好。”粉衣男子撇了撇嘴，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。

“那真是太可惜了。”炎煌司瞥见他臂上的伤口，爽朗一笑，“今日又是被哪位美貌公子打了？”

“别提了。”粉衣男子叹了口气，“好不容易在街上见到个顺眼的，居然是这个暴躁性格，人家不过是过去邀他一起喝茶，竟一言不发就打了我一拳！”抚着手臂

叹道，“到现在还痛着呢。”

“还不都是你心软，堂堂炎三公子怎么会打不过别人。”炎煌司扶着夜汐坐下，笑他。

她知道他是谁了。

夜汐的身上起了层鸡皮疙瘩，就说他是gay，不料还真的说中了。

炎三公子，炎煌烈，与炎煌司的风流个性恰恰相反，天生极度排斥女子，反倒对世间美男情有独钟，上街总会背着块画板，凡是遇上相貌俊朗的男子，则屁颠屁颠地凑上去要那男子的姓名住址，虽因此遭了不少白眼，可仍乐此不疲，十足小流氓样。

“可说来说去，我见过世间最漂亮的男子，还是我们的冰火老祖宗呢。”炎煌烈悲苦地叹了一声，从身旁拿出一幅画卷，边欣赏边啧啧摇头。

她不禁好奇起来，那画上的美男子究竟是何种模样，会比寞弈更好看吗？

将脸凑了过去，却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……

这个人，竟然有着一张和凤箕一模一样的脸！

“这是？”她失声叫了出来，随即慌忙捂住嘴，想掩饰自己的惊讶。

“当今火使，炎冰火。”许是见得炎煌司对她的亲昵，炎煌烈的语气也缓了几分，“隔了几百年的老祖宗。”

几百年，火使，风使……凤箕，寞弈！

这几个词在她脑中盘旋，想起风冷露那日落荒而逃的绝望神情，难道说？

她扶住太阳穴，觉得头轰地大了……不是吧？

“怎么了？”炎煌司掰过她的身子，担心地看着她，“累了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她收住心神，勉强地笑笑，“炎家还有一位公子不是么，也带我去瞧瞧可好？”

“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可以。”炎煌司笑着看她，扶着她出了小院。

看着二人的身影远去，炎煌烈搔搔头，仍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：“我还是无法想象，二哥竟然决定要安定下来，瀚儿你说是吧？”

等了半晌，不见身后人有半点声响，回头一看，炎煌瀚竟早已不知去向，不禁暗叹一声，他这妹妹，怎么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。

又低头看了画像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好像冰火还有个妹妹，可惜在十七岁那年便夭折了，不然说不定会成为我这世上唯一看得入眼的女子，真是可惜，可惜啊。”



“看来好些了呢。”

路上，炎煌司望着她白皙的手腕，对她微微一笑。

“嗯……”她低声应着，不知如何作答。从炎煌潋那讨来的化淤清霜在腕上散着清凉，看着那渐渐淡去的紫痕，想起方才炎煌司细心替她涂药的神情。

对他在那小楼里的粗暴，他并没有道歉，可是他的眼里，却是怜惜的。

蝴蝶公子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他是真的爱她么，还是不过是如炎煌烈所言，是随便找个烟花女子来气气炎士瞻。

她不介意答案，却有些疑惑，她看不清眼前这个人，这让她下意识地想要逃开，决心待拿到风柔缎，便远远地离开炎家。

他却牵着她来到一座青瓦院落，上面牌匾龙飞凤舞写着，“御灵苑。”

这便是大公子炎煌御的住所？那个爱物成痴的人。

不禁想起一抹青色的身影……她没有把丝竹陷害她的事告诉炎煌司，但心里却始终存着芥蒂。

是她心太软了吗，对于这实际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还抱有同情。

可是，她还是无法在那倔强的眼里找到一丝阴险。

炎煌御在，正悠然地翻着古书，只是她没想到，那个占有欲如此强烈的人，竟然是一个穿着打了无数结扣的古怪长衫，看似弱不禁风的书生。

比起炎煌司来，炎煌御的相貌并不算俊美，但眉目分明，面色素净，看起来十分舒服，斯斯文文的，却又带着一股邪气。

见得二人进来，炎煌御挑起眉毛：“璃夏呢？”

“她在替我办点事。”炎煌司微笑道，“怎么，又有什么宝贝要她鉴赏的？”

“是有一件。”炎煌御言简意赅，眼角瞥了瞥他身旁的佳人，“就是这个？”

“对，”炎煌司露出满足的笑容，将她环入怀中，仿佛在向世人展示一样稀世珍宝，“是不是很漂亮？”

这个时候，又来稀罕她了么？

他的亲热让她浑身不自在，可碍于身份，又不好当着炎煌御的面推开他，还不得不低头装出害羞的神情，心里如虫咬一般难受。

“还行。”炎煌御只是扫了一眼，视线又回到了书本上。

还行？她简直要哀叹了，她和炎家人有仇么，被打击一次又一次，被某gay说她矮，现在又是一冰山书生，不是她小肚鸡肠，女孩子对于自己的外貌，还是在意的。

“你还是大哥第一次说这两个字的女子呢。”炎煌司低头朝她坏笑着，“以前我身边的女子，大哥可是一句话都不说的。”

那她是不是该说句谢谢？见炎煌司惬意的样子，她挑起秀眉，不以为然。

“来找我什么事。”炎煌御翻了一页书，出声打断了二弟的甜言蜜语。

“没事就不能来找大哥叙叙旧么？”炎煌司大笑道。

“少来。”炎煌御一点情面也不给，“又瞧上我那阁子了吧？”

说着，一踢石桌，那看似上百斤的石桌便一下子飞了开来，稳稳地落在不远处。而石桌下面的泥地上，竟然现出一个一人来宽的地道，她瞥了一眼，发现那地道陡峭得很，仿佛直入地底，深不可测。

“跟我来。”炎煌御扔下三个字，身影便消失在地道之中。

“走吧，让大哥送你一样好东西。”炎煌司对她笑笑，示意她跟在身后，“他虽对外人无情，可对自家人却十分大方。”

大方？那会把风柔缎给她吗？

她暗自吐吐舌头，跟着炎煌司入了地道。

与皇甫家的密室不同，这地道弥漫着隐隐的寒气，犹如置身冰窟一般。那玄黑的石壁不知是由何材质制成，在炎煌御的几番轻敲之下，竟然发出了荧荧流光，将地道映得通明。

待再走得几步，陡直的地道忽地平坦起来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扇紧紧闭合的青铜双扣门，门上无锁，却有着一个八卦盘，将两片门紧紧扣住。

只见炎煌御伸手抓住八卦盘两侧，左右依次各转几下，右手在门上的凹槽敲了三声，她在炎煌司身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静静看着，将一切都记了下来。

听得一声清脆的机关扣动声，那八卦盘如同刀切般分了开来，炎煌御一拉门，便有一股更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，她单薄的身体居然打了个寒噤。

看着门内那射出的红色幽光，如同火焰一般闪闪跳动——这便是闻名天下的，御藏阁？

阁内方圆百丈，有二人身高的架子整整齐齐地排满了整间地下室，犹如皇家图书馆一般，只是那架上的不是书而是一样样价值连城的珠宝古玩。她不过粗粗一瞥，便已发现炎大公子其兴趣之广，相当不得了。

青花冰梅纹罐、水纹双鱼玉珎锁、猫儿紫烟月明珠这些珍奇已不用说，这炎煌御竟连路边卖的青草蚱蜢、面人泥像都收了进来，好好地搁在一旁，似乎只要他喜欢，只要合乎他的审美标准，没有不会弄到手的，果真是天生的收藏家。



“自己看，”炎煌御露出了笑容，“弟妹喜欢什么，拿去便是。”

“谢谢……大公子。”大哥二字她始终叫不出口，只好低头在架子间踱着步子，装作细细鉴赏各宝物的样子，暗地寻找疑似风柔缎的东西。

可经过一幅古画时，忽地胸口一跳，一股强烈的感觉涌上心头……这是？

那日在皇甫家密室也是如此，心怦怦跳个不停，仿佛有什么东西，在召唤她。

“大哥，这墙后可是有什么蹊跷？”注意到她的异常，炎煌司竟然替她问了出来。

“哦，倒是有。”炎煌御挑挑眉毛，“可唯独这个不能给她。”

她心一动，难道真是那风柔缎？可是听得那语气，似乎是看得紧要呢。

“看一下不会有问题吧？”见她眼里流露出失望，炎煌司竟然笑着求情，“都快是一家人了。”

许是最后一句话打动了，炎煌御思索了一会：“行。”

他走到那墙前，将画取下，将手放在墙上一颗内嵌的珠上，暗送力量，那黯淡的珠便一下子亮了起来，几道白色的光线从中射出，映在正对面的墙上组出了一个九格方阵。

炎煌御走到那方阵前，依次在各个格子里拍了几下，可看清那拍的次数，她不由得心一惊。

戴九履一、左三右七、二四为肩、八六为足、五十居中……这是，九宫图？

当炎煌御拍完第九下时，那珠忽地一闪，放出红色的光彩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其后的墙上竟裂开一个二人来宽的方洞。炎煌御身一侧，便又走了进去。

“娘子请。”炎煌司优雅地做了个手势，她无奈地笑笑，也跟了进去。于是，竟没有注意到，炎煌司入洞前在那珠子上轻轻地一拂。

同样是一条深深的地道，只是越往下走，她心中的感觉便越强烈，仿佛某处有一样东西，紧紧地揪住她的心，和她的心跳一齐起伏着，共鸣着。

意识忽然恍惚起来，身体里有另一个灵魂呼之欲出，思绪被侵占，她眼里迷离失神，只是怔怔地朝前走着，世界陷入死寂，仿佛身旁的所有一切都消失了……

“小心！”一声清喝刺入耳膜，她被人猛地一拉，方回过神来，见炎煌司那张俊脸竟有些气恼，但又有掩不住的担忧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她脑中犹有些昏沉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可侧脸看向前方，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来到一个水晶镶金架前，一方红毡平铺其上，象牙的雕花托上放着一条透明若无物的长形缎带。只是那缎带竟不似一般布料般软软垂下，反倒是如有

气流托举般，在半空随意地浮动着，犹如仙子肩上的彩带，翩翩起舞，在空中变化出各种姿态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很危险！”炎煌司将她气恼地拥入怀中，仿佛一松手便要失去她般，她竟能感受到他惊惶的心跳。

危险？她怔在那里，却见炎煌御微微一笑，手中拾起根小木棍，朝着那水晶架一伸——顿时，电石火光大作，犹如触到某张无形的电网般，那木棍嗞嗞一下便烧成了黑炭！

她惊呆了，方想起自己刚才恍惚的时候，似乎想伸手去抚摸来着，可是，想触碰风柔缎的人真的是她么？为什么竟觉得体内还有另一个人一般。

莫非是城以倾未死……

竟有一种害怕的感觉，仿佛一不小心，便会被原主赶出这身体一般。

一抹白色的身影掠过心头，她眼里的光暗淡了下来，如果这样，是不是意味着再也见不到他了呢？

“鱼儿？不舒服么？”见得她苍白的脸色，炎煌司担忧地问道。

“不……”她摇摇头，想将这种软弱的念头从脑中甩开，她怎么可以忘了来此的目的？

她抬起头，露出遗憾的表情：“我只是觉得，要是能亲手摸摸那风柔缎便好了。”有那电网在，要偷东西可是一大障碍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炎煌司笑笑，“大哥，你把这结界关了吧，让鱼儿好好看看这神器。”

“可以是可以，可若是动了不该有的念头，神器主动攻击就怪不了我了。”炎煌御在那水晶架旁的小柜上变幻手型连击三下，做了个“请”的动作。

不该有的念头？

对炎家来说，她的确是有不该有的念头。可是，如果神器知道她无私心的话，会不会放过她呢？

无论如何，只有赌一赌。确认那结界消失后，她走上前去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将手向那风柔缎探去。

“主人。”在指尖碰触那透明缎子的一瞬间，一股触电般的感觉从全身流过，耳中忽然传来一个声音。

她吃了一惊，慌忙缩回手去，炎煌司连忙扶住她，担忧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我怕是太过紧张了。”她努力保持平静，定睛望去，那缎子竟



仍好好地浮在那里,不见有任何异样。

它没有攻击她,可是,那声音又是怎么回事?

“这便是传说中的风柔缎了。”炎煌司在旁微笑道,“力量属性为‘攻击’,平时呈现透明,可一旦发动,却能呈现出多达六种颜色,不同颜色时具有不同属性的力量,可自由地发动风、火、水、土、木、金六种神力,威力之大无人可及,是四神器中最危险的一个。所幸,除了神姬外,还没有人能驱动这种力量。”

“大公子真是神通广大,竟连如此神器也能找到。”她捂口假笑着,心里已开始思忖着如何将这宝贝弄走。

炎煌御面上却毫无得意之色:“我倒是一点兴趣都没有,还不都是老家伙弄来的。”

“炎老爷?”她很快明白“老家伙”所指是谁,作出惊讶的样子,本以为不过是炎煌御的个人爱好,可目前看来,没这么简单。

“听说王族最近也在收集四神器,也不知作何用处。”炎煌御淡淡道,“老家伙的野心又高涨了,这次若献上去还不知得多少好处。”

“大哥说这些扫兴的话作什么。”炎煌司笑笑,便不再言语。

“小姐可回来了,墨儿担心死了。”一回小院,“墨儿”便亲热地迎上来。

“你家小姐有未来相公陪着,墨儿姑娘有什么好担心的?”炎煌司将夜汐往身旁一拉,便隔开了她与寞弈的距离。

她怎么觉得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呢?

被夹在中间的感觉可不好受,忽地想起临走前那局棋,便好奇地问道:“你们还没告诉我今早上究竟是谁赢了呢?”

此话一出,炎煌司面色一怔,陷入沉默,望着寞弈的眸里,火光闪烁。倒是寞弈笑笑,朗声道:“墨儿那点技艺怎敢班门弄斧,自然是二公子赢了。”

她真的有些吃惊,她知道炎煌司的棋艺的确是炉火纯青,可寞弈的本事不是还在她之上么,怎么竟然输了?

可炎煌司却依然沉默着,眼里幽火粼粼。一时间,她竟然不敢开口去问。

“外面风大,小姐还是先回房休息。”寞弈替她披上披风,对炎煌司微微一笑,“很晚了,二公子您还是先回去歇着,小姐这有墨儿便够了。”说罢,径直将她推入房中,把炎煌司关在屋外。

怎的他今日这般急躁?

她好生不解，可回头却见寞弈面色苍白，倚着墙的身体慢慢滑下，整个人跌坐在冰凉的地上。

“寞先生！”她心一惊，慌忙奔过去，伸手一探，发现他的额头竟烫手得很！

“我没事……”寞弈睁开眼，摇头微笑，声音虚弱却温柔，可是，闭眼后，半天又没了动静。

“寞先生！”看着他憔悴的脸，她心里犹如被银针狠狠戳了一下，有温热的液体滑落在脸颊，她竟难过得哭了么？

“玄蛇的结界果然厉害。”忽地有两个光球从寞弈怀里滚出，化作两抹淡淡的影子。

“七狐？”她听出了那声音，杏眼睁得老大，盯着那出声的影子，“你怎会成了这副模样？”又扶住寞弈，眼里满是焦急，“你看寞先生他……”

“六大世家的力量原本便是相生相克，风与火自古不能相逢，不是风扑灭火，便是火燃尽风。主人修习的本是最纯正的御岚之术，碰上这炎家上古神兽双耆玄蛇，犹如针尖对麦芒，毫不相容，若是直接正面对阵还好，可若换作压制自身灵力不引起其注意，即使是主人也承受受不了……何况，还要出力掩护我们精灵族。”七狐的声音里满是愧疚。

原来，她一直不知道，寞弈的笑容之下，竟然掩藏着如此痛苦。

傻瓜，既然如此，他干吗还要那般不甘地跟过来，她都说不为了他了。

可柔软的心里，担忧之外，竟然生出一种如蜜糖一般的甜蜜，她俯身抱住寞弈，这一次，换她来守护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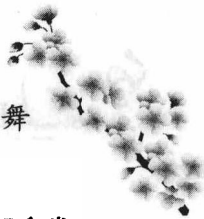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担心，会好起来的。”她对着七狐微微一笑，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支起寞弈，他滚烫的身体贴着她，让她的肌肤也发热了起来。他有点重呢，即使他的意识还有些清醒，让她的搀扶并无那般吃力，可那绝对的力量感却让她觉得，似乎只要他一放松，便会把她小小的身子覆在身下。

她不禁脸也红了，怪自己胡思乱想。好不容易到了床边，她脚一滑，竟然和寞弈整个倒在了床上。他无意识地压在她身上，温热的胸膛抵着她的脸，滚烫的鼻息拂在她的秀发上，她清楚地听到他结实有力的心跳。

竟然，有一种希望时间停住的感觉，或许，一辈子，生生世世，永远永远。

“哦哦……”七狐不识时务地发出了哄声，她一惊，脸上热度刷地上升，慌忙想推开寞弈。

可手掌刚触及寞弈的胸口，那墨色的眼竟然慢慢睁开，见得她那通红的腮，



他恍惚地一笑：“抱歉。”摇摇晃晃地起来，往床上一坐，便又倒下了。

“真是的。”看着一向温文的他在床上躺得歪歪斜斜的，她笑了出来，却愈发心疼，替他脱下靴子，将他扶正，又小心地为他盖上薄被。

搬来凳子坐在一旁，望着他安睡的脸，那甜蜜的感觉再度袭来。第一次，她不再顾忌地握住他的手，放在脸边，凝视着他。她还没有告诉他，风柔缎已经找到了，所以，他一定不能有事！

如果，她有力量，该多好，哪怕只有一点，只要能为他减轻痛苦，该多好。

如果，她有力量的话。

“那么，便解开一些吧。”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冥冥中笑道，“可是，后果自负。”

她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发生变化，那奇妙而温暖的感觉，让她倚着他的手背渐渐陷入沉睡，没有人注意到，她的手中，有一小团温柔的白光，正通过二人相握的手心流动到他的身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手心隐约传来点动静，她心一跳，慌忙睁眼，却见寞弈已醒来坐起，正含笑看着她：“抱歉，我还是把你惊醒了么？”

“不。”她笑了，见他终于恢复了一贯的神采，竟比什么都开心。

大概是结界压制太久的缘故，七狐与魄冰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弱，这会又回到了光球的状态。也好，不然那嘴坏的七狐又要说些让她脸红的话了。

“做了什么美梦么？”她为他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，微笑问道。

寞弈迟疑了一会，点头笑道：“梦见我母后……还有风冷岛。”

不知为何，多年前的情景竟然一一重现在梦里，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般，心里竟隐隐作痛。

见他沉思的样子，她不由得也陷入沉默。忽地想起今日白天的事，她眼前一亮，忙道：“风柔缎的下落找到了。”接着，便将所见向寞弈娓娓道来，尤其是机关之事，更是说得清清楚楚，生怕有一些疏忽差错。

她认真的模样，让寞弈怔了一下，而当她说完后，他伸出手，轻轻抚上她的头：“辛苦你了。”

那温柔的笑容，让她脸上散去的热度再次聚集，却见寞弈轻盈地从床上跃起，笑着示意她转过身去。

她有些不解，但仍乖乖将身子背向他，可待再转过身来，寞弈已卸去面上伪装，换作一身全黑的长衫。

她竟看得痴了，芳心慌乱不已。他总是着白衣，一尘不染的白衣，那超凡脱俗的绝美模样犹如仙人一般。可她没想到，他换作黑衣也是这般迷人，竟有一点，混世魔王的感觉，邪邪的，但又和炎煌司的邪魅不羁不同，让她忍不住迷醉其中，难以自拔。

可是，她猛地意识到什么，抬头看向窗外的夜色，大惊失色：“莫非寞先生你打算现在就去把那缎子偷出来么？”

“不错。”寞弈俯身，将桌上七狐与魄冰的光球收入怀中，认真地看着她，“我可不想再让你和那危险的家伙多待一天。”

他刚才说什么……犹如清泉流经心田，胸口瞬间被一种甜甜的暖暖的感觉充得满满，笑意不由自主跳到嘴角。她没有听错？他说他不想她和炎煌司在一起，那是不是表示……他是在乎她的？

她呆了好久，直到寞弈推开房门。她微启朱唇，一个字轻轻吐出：“弈。”

“嗯？”他应了，但许是因如此亲昵的称呼，眼里有些许惊讶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将脸一甩，“快点回来。”其实，不过是为了掩饰那满脸的红云罢了。

“好，等我。”寞弈嘴角勾起迷人的笑容，身影便消失在夜空中，是他的错觉么，小丫头今晚的样子，有些反常呢。

怎么办？看着那身影消失的地方，她根本控制不住心跳，一下子仰倒在床上，抱起旁边的小迷兔便开始蹂躏，她着了魔了，被那墨色眸里的魔性给迷住了，竟然因为他简单的几个字，心中狂跳不已。

等我，等我。或许，为了再见那抹笑容，即使是十年，一百年，她也会等的，如同画上的那位美人一般，至死不渝，在香魂逝去的前一刻，仍能笑着叫出他的名字。

而这，会是爱情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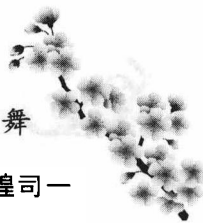
不安，而又甜蜜，紧张，却又期待，或许她真的……

“咚咚！”她将自己在棉被里捂了许久，却突然听到门口几声敲门声。

是寞弈回来了么？

她有些奇怪，但仍飞快地奔过去，满心欢喜地拉开门：“寞先生怎么这么快便回来了？”

“寞先生？”眼前却出现炎煌司那张俊美的脸，魅眼里有一丝奇怪的情绪，“是他的名字吗？”



“你……你听到什么了？”她心神一震，跌跌撞撞地退了几步，看着炎煌司一步一步地走进屋来，又看着他手一扬，房门便“乓”的一声关上。

“难道不是吗？墨儿姑娘的名字。”炎煌司似是毫不在意，缓缓走到桌边坐下，抬头凝视她。

他到底在暗示些什么？

她脑中一片混乱，却不得不强按下心头震惊，从容一笑：“不知二公子这么晚了，来找沉鱼什么事呢？”

“没什么，有些睡不着，想找娘子聊聊天。”炎煌司拿出一壶酒，斟满了两个杯子，笑道，“古人有云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，不知娘子可愿与在下一尽酒兴？”

“已经很晚了，二公子还是赶紧回房歇着吧，喝酒的事明日也不迟。”看着他已自斟自饮了好几杯，她不禁好生焦急，从来没有和他独处一室过，何况还是在这般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而寞弈不知何时回来，她的心慌，不是没有道理。

“娘子好生无情，最后一晚，也不愿多陪陪我吗？”炎煌司抬眼看着她，一双诱人的魅眼里，已有醉意。

她心一窒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难道说，他察觉到了？！

不，不可能的……寞弈走的时候，明明还查看过周围的形势，若是有人偷听，他不会发觉不了的。

“你醉了。”她刻意与炎煌司保持一定距离，却见他又是几杯下肚，似是在借酒消愁，可是看起来神智却又清醒得很。

“你等的人，此刻怕是正痛不欲生吧。”炎煌司忽地抬起头，对她温柔一笑。

可那低哑的声音听在她耳里，却犹如利刃一般狠狠刺痛了她的心，她身体晃了晃，咬着牙道：“你说什么……”

“若我猜得不错，你的墨儿姑娘现在正困在大哥的魅火天网之中，只要他轻举妄动，便会被烈火烧得体无完肤。炎家的神器，可不是那么好偷的，娘子下次强记机关之时，似乎应该注意一下身后人的举动。”炎煌司淡淡地说着，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，突然，他停下来对夜汐微微一笑，“不过放心，炎家一向宽宏大量，不会要了墨儿姑娘的小命的，不，或者应该这么说，是……寞公子才对。”

他知道了！他怎么知道的……还是说……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混入炎府的目的？！

这个可怕的念头让她几乎站不稳娇躯，想起寞奔走时那温和的笑容，脑中浮现他受苦的模样，她心痛苦得快要碎掉。“寞先生！”她转身向门口冲去，等我，就算死，她也不会让他落单的！

可炎煌司只是魅眼一抬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墙便出现在她的面前，那灼热的温度将她的脸灼得生痛。

“娘子哪里去？”炎煌御又斟了一杯酒，端在嘴边，既不看她，也不入口，“炎家的御火术可是货真价实的，为了美丽的容貌着想，娘子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得好。”

“不要你管！”她凝视着那火焰，突然一个迈步，便想顶着那烈火冲出屋去，她命都不要了，还要容貌做什么。

可眼前玄光一闪，炎煌司已将她拦腰截下，他低头看着她，火光映得他俊美的脸神采飞扬，可眼里却有着掩不住的忧伤：“你爱他么？竟然为了他……到如此地步。”

爱……她爱寞奔么？这个字，是如此沉重。

她怔了怔，却随即咬牙：“那是我和他的事，与你无关。”她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几个字，挣扎着要摆脱他。

可唇被温热猛地覆住，炎煌司重重地吻上她，那般霸道放肆的索取，剥夺了她口中所有的空气，让她几乎快要窒息。

她用力推着他的胸膛，可他竟然如此孔武有力，臂弯如同铁圈一般结实，毫不给她挣扎的机会，终于，她狠下心来，齿间一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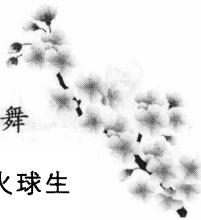
“唔。”炎煌司终于有了反应。她慌忙趁机离开，看着他性感的唇上沁出丝丝血迹，心里一软，可又无比气恼：“这是你冒犯我的后果。”

“你真的，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呢……”对于那血，炎煌司却毫不在意，可眼里落寞难掩，他远远地看着她，忧伤如受伤的云豹，可浑身邪魅的气息却愈发浓厚。

忽地白影一窜，是那小迷兔被惊醒过来，挺身拦在她身前。它拱起背，雪色的毛竖起，对着炎煌司作出威吓的表情，一圈彩光在它身上环绕形成，继而扩大至半空，将她也环了进来，一个半圆形的光罩保护着她，将炎煌司隔在外面。

“七尾迷兔？”炎煌司微微一笑，但又逼近了几步，“娘子你总是出乎我意料呢。”

迷兔如临大敌，一双紫色的琉璃眼狠狠地瞪着眼前这身形修长的男子，只要他动一动，它便要给他好看。



可是炎煌司只缓缓伸出右手，打了个响指，半空中便有一团灼热的火球生成，化作弓箭模样，箭头瞄准那彩色光罩，忽地猛射下来！

“铿！”是金石相撞的声音，犹如那日在林间一般，那结实的光罩便一下子裂了开来，二人间的隔壁不复存在！

迷兔大吃一惊，随即抖抖软毛，想再发动些什么，可是炎煌司手一挥，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将它弹了开来，重重地落在地上，而还不待它恢复，一圈火焰拔地而起，将它牢牢地困在其中。

“小迷兔！”她担心地想冲过去，可红光一闪，她又被一堵炙热的火焰墙挡了回来！

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！”她立在那里，杏眼瞪着眼前这浑身散发危险气息的男子。

“我到底想做什么……”炎煌司低头笑笑，声音竟有些凄凉，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哀伤的样子，仿佛为情所困，她不禁心头一酸，即使他再怎么无礼，再怎么霸道，她欺骗了他，利用了他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“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来迷惑我？”炎煌司看着她，缓缓捂住右眼，放开时，那右眼却变了颜色，幽幽的红色在眼眸深处闪动，犹如鬼魅勾住心魂般，她竟然无法将视线抽离……可是继而她发现，不仅是目光，她竟然全身上下，丝毫动弹不得——这便是凤诱冥眼真正的力量？

“你是第一个逼得我使用这眼的人。”炎煌司露出那魅的笑容，将她横腰抱起，缓缓走向床榻，“也是我第一个真正想得到的人。”说罢，他在她额头轻轻一吻，笑得如此温柔，“今晚，我要你成为我的人，引诱蝴蝶公子的罪，是要用身体来还的。”

不……不要，她无法动弹，喉咙哽住，竟然发不出声音！看着炎煌司的脸渐渐逼近，她的心跌至谷底，绝望如同海浪涌上心头，一抹白色的身影掠过脑海，一滴清泪滑落脸颊。

寞先生，救我！

除了你，我不愿给任何人……即便永世不能再见，也不要失去被你拥抱的资格。

弈……

“离开她！”房门被猛地踢开，一张杀气腾腾的脸出现在门口，见到床上衣衫不整的她眼含珠泪，墨色眸里杀气更盛。

“你来了。”